

明辦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明 辨 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明 辨 集

※

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廣州大南路43号）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國華印刷廠印刷

※

統一書號：10111·197

書号：1061·787×1092 1/32·4 13/16印張·98,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3,121—6,620 定价：(6)四角

編者的話

反击右派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争，这个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处在国防前綫的广东地区，人們也正以无可辯駁的事实和顛扑不破的真理，有力地粉碎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毀謗，以坚强无比的战斗意志击退右派分子的瘋狂进攻，保衛了党的事業，保衛了社会主义方向。

自斗争开始以来，在报纸、杂志和机关、学校的大字报上，曾出現过不少富有战斗力的杂文、詩歌、論文及批評文章。为了更好地發揮它們的战斗作用，使右派言論和其他謬論在广大群众之中无所遁形，我們选取了其中較为优秀之作，編成“号角集”(杂文、詩歌选集)和“明辨集”(評論选集)两个集子。为了避免与各地重复雷同，我們选取的范围只限于在广东地区發表过的文章。

1957年9月1日

目 录

团结一致，行动起来，粉碎反党集团·····	歐陽山 (1)
作家，在階級斗争中鍛煉自己·····	周鋼鳴 (6)
階級斗争並沒有結束·····	華 嘉 (16)
蛇蝎的战术·····	杜 埃 (23)
贊美党，贊美新中国·····	韓北屏 (27)
社会主义者的艳陽天·····	秦 牧 (33)

*

*

*

批駁李鷹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	陈仲达 (41)
廖冰兄反党立場剖視·····	王 立 (46)
漫画創作的一股逆流·····	黃新波、楊訥維、黃篤維 (52)
陈善文想“挖掉”什么·····	罗华山 (59)
反教条主义反到哪里去了·····	華 嘉 (63)
門外詩談·····	徐少白 (69)
駁“可憐的香花”·····	李 昭 (73)
一篇充滿毒气的文章·····	許文山 (78)
一枝毒箭·····	周国瑾 (82)
韓萌的“勇敢”·····	阮 清 (84)
駁周圍的所謂“三大清規”·····	周鋼鳴 (86)
为什么会这样·····	筱 鳴 (90)
“哀鳴”·····	肖 永 (95)
用意何在·····	金 心 (97)

“义憤是裝不出来的”.....	洪 適 (100)
关于文艺批評.....	高仰山 (105)
曾敏之要的是什么样的雅量.....	顧 行 (109)
为誰發言.....	希 晋 (111)
評丹木的“汕头的氣候”.....	吳松濤 (113)
被燒毀的是放火者自己.....	田 曉 (117)

*

*

*

“我們需要大鳴大放”的實質	張 彪、魯 文 (122)
駁“很不够”論.....	黃 中 (126)
是刺呢，还是梁木.....	于 逢 (132)
春風吹綠珠江岸.....	洪 適 (137)
顛倒做的大題·····	希 晋 (143)
斥“放手和放心”	杜 漸 (147)

團結一致，行动起来，粉碎反党集团

欧陽山

8月5日的“南方日报”和8月7日的“南方日报”，接連揭露了两个由所謂“作家”組成的反党集团，一个是北京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个是广西的胡明树、林煥平反党集团。这些集团之中，有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會員，也有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的理事和會員，真是触目惊心，駭人听闻的严重事件。

揭露出来的事实証明，这些既卑劣又无知，既狂妄又可笑的所謂“作家”是一貫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学事業的亲切而英明的领导的，由于去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今年的整風运动，使他們錯誤地以为时机到了，于是他們的反党活动就更加明目張胆，肆无忌惮起来。結果怎样呢？結果匈牙利事件不可能在中国發生，整風运动在反右派斗争中健康地开展起来，反党集团在强大而有力的党和人民面前碰得粉碎。

这些所謂“灵魂工程师”到底替党、替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北京的丁、陈集团是“拒絕党的领导和监督，違抗党的方針、政策和指示；違反党的原則，进行感情拉攏，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兩面派手法，挑撥离間，破坏党的團結；提倡

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还不算，还要罵党是吳三桂，罵肃反运动是“燒了房子剩下的木炭”，罵党对他們的斗争是“宗派主义，政治陷害，瞞上欺下，違法乱紀”！广西的胡、林集团是号召“加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不要按照共产党的意图办事，各党派最好联合起来，提高政治敏感性等，并且罵广西日报是輿論盖子，罵中共广西省委是領導盖子，还散發了宣言式的控告信！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件么？这一切都是很不平常的事件了。丁、陈集团和胡、林集团，一个多半是些發了霉的党员，一个多半是些来路不明，別有用心的党外人士；一个在北方，进攻中央，一个在南方，进攻地方。这真是里应外合、前后夾攻的典型范例！他們平时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儼然保持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时候更加猖狂百倍，要推翻党的領導，要逼共产党下台，把領導权交出来。交出来給誰呢？給他們这些污穢不堪的人！这真是天下无双的奇聞。

咱們能够答应么？不，絕對不能。由他們来領導文艺，就等于要断送社会主义的文艺事業，而讓资产阶级思想占領这条思想战綫。由资产阶级思想来占領文艺战綫，就等于請敌人来破坏咱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讓敌人把咱們重新上起鍊枷，把咱們押解到旧日的屠場里面去。如果咱們不想陷入这样悲慘的命运之中，咱們就必须團結一致，行动起来，从事实上，而不仅仅从口头上，坚决拥护党的領導，爱护党的領導，自觉地服从党的領導！咱們就必须團結一致，行动起来，不仅仅在党的意見和自己的意見一致的时候服从党的領導，特別重要的是在党的意見和自己的意見有分歧的时候，坚决拥护党的領導，爱护党的領導，自觉地服从党的領導！咱們就必须團結一致，行

动起来，向咱们的讀者反复闡明：中国共产党是一千多万黨員的政治組織，是代表六亿多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拥护党的領導，爱护党的領導，服从党的領導，——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幸福。

其次，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上，这些反党集团捏造了一大批惡意誹謗的謠言。例如，說党不懂文艺，說党不能領導文艺，說政治压杀文艺，說党的領導是行政命令，說工农兵方向是过时的教条，說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是庸俗社会学，說艺术作品中所表現出来的、維護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的傾向是公式主义等等，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平时，当这些反党集团的右派分子还伪装革命、伪装进步的时候，是不敢公开說的，但是在大放大鳴的时候，这些资产阶级的貨色都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其实这些貨色也不是什么新鮮的玩意儿，只不过是20多年前胡秋原的“勿侵犯文艺”，和10多年前王实味的“文艺可以領導政治”这些臭不可当的理論的翻版和改裝而已！咱们必須团結一致，行动起来，一方面揭露、批判这些見不得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惡毒思想，一方面在咱们自己的理論上和創作上，更高度地体现党的領導意图，更鮮明地維護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更深刻地表現出現实生活的革命性的發展，更严肃認真地考虑各种文学活动对讀者的教育作用。毛主席給咱们指示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專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

党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这种領導；(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團結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團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團結。——这是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咱們必須使咱們的各种文学活动适合于这些标准，必須把这六条政治界限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中証明咱們經常談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最近中共中央發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規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咱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这个巨大行动里面應該做些什么事，起些什么作用，才不辜负“灵魂工程师”这个光榮的称号，已經是大家應該立刻加以考虑的事情了。

又其次，咱們不能不看到这些反党集团的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和他們的品質和才能極不相称的个人野心家。丁玲認為中国作家的位置應該安排为魯、郭、茅、丁；陈企霞要把自己封为文艺思想的权威；胡明树当了广西文联的副主席，还想当南宁市長；林煥平当了广西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主任，还想当桂林市文化局長。这些都只能算是笑柄，没有什么可談的了。值得注意的倒是他們从事反党活动的一些手段，曾經使不少的人墜入彀中。这些手段也很簡單，概括起来不外拉攏和挑撥两种。在拉攏方面，什么封官許愿，謬托知己，互相吹捧，飲食征逐等等都用得上。对于那些飽食終日，无所用心，計較名位，貪圖享受，整天談論提升、提級，政治空气淡薄的人，这些手段还不是完全无效的。在挑撥方面，那就是搬弄是非，說短道長，助長不和，制造分裂。最陰險的就是利用文艺界的爭論来破坏文艺界的團結。咱們必須團結一致，行动起来，揭露他們那些卑

鄙的野心，拆穿他們拉攏和挑撥的一切伎倆，尤其是利用文艺界的爭論来破坏文艺界的團結这种陰險的手段。

丁玲就曾經使用这种手段，企圖把他們的反党活动說成是对某一个人的意見或对某一問題的爭論。这种手段之所以陰險，一方面因为它易于把反党活动隱蔽起来，一方面还直接对“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政策起破坏作用。这种陰謀如果得逞，就必然使正当爭論和反党活动的界限混淆起来，使文艺界陷于只能一团和气，不能爭論的癱瘓状态或陷于一有爭論就不能團結的分裂状态中，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英明政策无法貫徹执行。咱們必須團結一致，行动起来，遵循党中央所制定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認真解决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做到團結不取消爭論，爭論不妨碍團結，并且做到經過爭論更加團結，这才能够真正粉碎那些反党集团的陰謀詭計，使文学艺术健康地發展起来。

总之，咱們必須團結一致，行动起来，坚决拥护党的領導，在理論和实践兩方面明确解决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問題，揭露和批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詭計，粉碎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反党集团！

1957年8月10日

(原載“作品”1957年9月号)

作家，在階級鬥爭中鍛煉自己

——學習“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的一點感受

周鋼鳴

毛主席“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的報告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的具体實踐相結合的一個新的發展。他的思想光輝，——科學的辯証法的分析、運用，給全國人民在思想上以新的啓發與深刻的教育。他向我們指示的十二個方面的問题，是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和建設時期的今天，所存在的主要的內外矛盾問题，和如何正確地去處理這些矛盾問题。他，教育我們如何去分清是非，如何去辨別香花和毒草；教育我們如何去進行改造自己與改造社會；教育我們如何去工作、學習，如何去進行團結和鬥爭；他武裝了我們的思想，他指出祖國建設事業發展的光輝前途，使我們充滿信心，奮勇百倍地去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可以說：這個文件是我們中國人民의思想和行動的革命綱領。

這個偉大的文件，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好好地學習。我雖然讀過几遍，對它的領會還是不夠深刻，懂得還是不透徹，還需要反復地好好學習。現在，初步學習這個文件之後，聯系到我們文學界的情況，我感到有些問題，想提出來談談。

我們的國家所存在的內外矛盾，是處在什麼樣的狀況之

下呢？

毛主席在报告中告訴我們：“我們的国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勝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摆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进行着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同时毛主席又說：“現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这就是今天偉大祖国的真实面貌和无限光輝美好的前途。处在現在的情况之下，我們每个中国人民，——和作为知識分子的文学作家，要積極参加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領導之下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和積極参加还没有完全結束的階級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争；来保衛社会主义的革命勝利，保衛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更要在思想战綫上加紧进行社会主义战胜資本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資產階級的“誰胜誰負”的斗争。

在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争，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發展而發展，是时时刻刻地都在进行着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方面的斗争“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在現在，尤其是党开始整風，請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風的时候，右派分子——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理論有綱領有行动的右派集团，乘机向党猖狂地进攻，企圖取消无产阶级專政，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以便篡夺国家領導权，讓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就意味着使

中国重新回到黑暗、灭亡的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当前全国劳动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成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自由幸福的斗争。我们每个知识分子文学作家，要坚决参加回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应在这场斗争中受到考验，受到教育，锻炼立场，提高警惕，分清是非，坚决跟右派分子划清政治、思想的界线，用各种文艺形式来刻画、展示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用我们锋利的笔尖来划破、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野心。对右派分子，不应有一点温情，不能稍为放松。右派分子不向人民认罪投降，绝不收兵。所以，表现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目前正是刚刚开始。

作为阶级的眼睛和良心，作为思想的斗士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要参加这方面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没有和工农兵劳动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阶级感情，能够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能够分得清是非？能够战得胜反动的阴谋和进攻吗？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想，没有灵魂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呢？怎么可以成为灵魂工程师呢？又怎么能够深刻地揭露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描写、表现人民内部的这些矛盾呢？

事实上，在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当中，已经揭露出来有好些个右派分子，他们的身份和职业就是作家。他们当然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这些作家，由于他们没有经过很深刻的思想改造，或改造得不彻底，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所以，他们结果成为右派分子。或原来他就是右

派分子，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刻化的时候，“圖穷匕現”，他們猙獰的面目才原形畢露而已。同时，在这次激烈的斗争当中，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作家，在整風开始时，当右派分子混淆是非，抹煞社会主义建設成就的事实，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們由于“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不能分清是非，結果当右派分子的妖風毒火吹燃起来的时候，他們也隨風附火，与右派分子共鳴，实际上变成了右派分子的助手。但是这些作家，他們本身并不一定是右派分子，或只是“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等于沒有灵魂”的人而已。此外，也有一些作家“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沒有关心的必要”，而他們只是一味关心他自己的所謂業務而已。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的原故。当然，最多数的是具有爱国主义能站稳革命立場的作家，他們团結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去进行建設与保衛社会主义事業，他們積極地参加了政治、思想战綫上的阶级斗争，成为回击右派分子的坚强战士。他們同样是文学战綫上最能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作家。

文学队伍所产生以上的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思想还没有改造好，沒有学习好馬克思主义和学习时事政治；更重要的，是我們許多由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作家，如毛主席說的：“現在轉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們如何帮助他們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問題。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归根結底，是沒有真正解决革命立場的問題。

我們許多进步作家，本来在中国人民長期进行资产阶级的

民主革命斗争当中，他们大都是追随、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直接参加、和用创作来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全国解放之后，他们也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经过多次的考验，在运动中固然有很多作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受到了改造，逐步能站稳革命立场。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运动中只是随大流，顺形势，实际上，他们对劳动人民还存有二心，他们并没有下决心改造自己，所以在灵魂深处仍旧是依然故我。因此在历次运动中，文学队伍里面也是逐渐地起了思想的分化的了。待到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的时候，表面看起来，似乎革命的冲击力量并不很大，似乎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很容易过；但是随着革命的三大改造斗争更加全面、细致、深入、具体地进行发展，和国家逐步加紧地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时候，旧社会的制度、关系和建筑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旧社会的生活习惯，都受到了冲击、破坏、改变和消除的时候，同时新的社会制度、关系、秩序、生活风习也随着逐渐建立、形成、发展起来的时候，正因为它新的尤其是还在逐渐地建立、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这当中也包括有：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偏差，需要不断地改进在里面。所以它会使许多人感到陌生，不熟悉、不习惯；使许多知识分子，——也包括许多作家在内，一时不能适应这新社会的需要。尤其是一些思想还未改造好的作家，他们和旧社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表面上固然是斩断了，但他们和新社会还没有感到血肉相连的恩爱，他们脑子里还充满了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们对工农劳动群众还抱着轻视与怀有二心。因此他们更感

到新社会和他有些格格不相入，所以他們逐漸对新社会不滿，对共产党領導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改造不滿，对共产党領導建設社会主义不滿，甚至对共产党提倡作家深入工农兵去體驗生活，和創作反映工农兵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的文艺方針和文艺作品都不滿。甚至于对共产党積極地支持、关心領導發展文学艺术事業，他們都不滿，都認為沒有象在旧社会那样有“創作自由”。因此，当右派分子起来污蔑共产党，說党的領導一无是处，說今天正在建設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是一团漆黑的时候，在一部分作家当中，他們的一些好心人虽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導，但也說了：历次运动“把人的感情打得稀爛。”說“肃反斗争成績不是主要的，而缺点是主要的。”說“这个社会冷冰冰的，沒有一些人情味。”因此喟然慨嘆“人間何世”之感。当中另外一些惡心的分子，他們就把平日的不滿化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怒火，污蔑共产党员有兩副面孔，兩种做法，兩种法律。他們成了右派分子，跟着右派分子“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或有意无意地做了右派分子的助手，或被右派分子利用他們的不滿来作为篡夺政权的“垫脚石”，到处点火，兴風作浪，想来一次匈牙利式的变天的風暴，好讓中国回到資本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好保持他們过去原来的高踞人民之上的生活方式。这部分作家——除那少数右派分子的作家之外，不管他是好心的人，甚至是惡心的人，他們倒不都一定是“利令智昏”，却而有的是由于他們当中：或有些一味留恋旧的生活和人情世故太重，或有些一味对在建設中的新社会还存在的一些缺点挑剔抱怨过多，或有些一味只看缺点而少看成績，或有些一味把个别的缺点来夸大概括說是一般都如此的片面观点，因